

# 青铜觶的分布以及相关问题\*

曹 斌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2)

**摘 要:** 青铜觶是主要流行于晚商、西周早期的一类重要青铜酒器。本文在分析青铜觶的分布以及总结区域特征的基础上, 主要利用分布特点先论定铜觶的商文化性质, 然后讨论分布反映出的商周王朝疆域的变化, 最后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得出其在分期断代和商周分界上的意义。

**关键词:** 青铜觶 区域特征 族属 商周疆域 分期断代 商周分界

**ABSTRACT:** Bronze *zhi*-cup is a kind of important wine vessel popular mainly in the late Shang through the early Western Zhou Dynast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n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bronze *zhi*-cups and their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confirmed that the bronze *zhi*-cup was peculiar to the Shang Culture with its distribution features, and then discussed the changes of the territories of the Shang and Zhou realms reflected by this distribution features, and finally summarized its significances on the chronology and periodization and the division of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KEY WORDS:** Bronze *Zhi*-cups; Regional Features; Ethnic Attributions; Territories of the Shang and Zhou Realms; Chronology and Periodization; Division of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青铜觶是主要流行于晚商、西周早期的一类青铜酒器, 在晚商已普遍出现于酒器组合之中, 西周早期取代铜觚的地位成为酒器的核心组合成员, 其在商周青铜礼器中具有重要地位。青铜觶涉及的学术问题较多, 本文讨论的重点是青铜觶的分布, 在总结区域特征的基础上, 主要通过分布地域以及区域特征的变化讨论青铜觶的族属、分期断代意义以及反映的商周王朝疆域等问题。

## 一、青铜觶的分布和区域特征

为探讨青铜觶的分布, 我们将青铜觶划分为豫北地区、豫西豫中南地区、海岱地区、晋中南地区、关中地区、冀中地区、长江流域七个区域, 并总结区域特征。

### (一) 豫北地区

本区域青铜觶的分布以河南安阳为中心, 南可到河南淇县。目前已知安阳出土的占到总数的 85%, 其余分别见于河南鹤壁和淇县。除了分布数量集中, 时代亦非常集中。晚商殷墟四期数量最多, 其次为殷墟二、三期, 除了淇县发现的 1 件, 其余均集中分布在安阳殷墟。时代明确为西周的目前只见 2 件, 均发

现于鹤壁地区。这一地区青铜觶的主要特征为细体觶数量较多, 椭圆细体常见。细体觶主要为椭圆细体和圆形细体, 但数量极少。带盖觶大量流行, 多数器制作精美、纹饰繁缛, 整体上给人一种庄重、尊贵的感觉。纹饰以饕餮纹、夔龙纹为主, 通体有纹饰、三层花纹器多见, 出土青铜觶的墓葬以中型墓居多, 而出土铜觶的晚商墓葬也基本都有腰坑和殉人或殉狗。这一地区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殷墟在殷墟二至四期始终是商王朝的王都, 我们目前所见的最早的粗体觶(小屯 M5: 783)<sup>[1]</sup> 就见于此区。而已知第一期的青铜觶除大辛庄的 1 件细体觶外, 均出自安阳地区, 而后期流行的大部分器形也可在殷墟找到源头, 殷墟是青铜觶的重要发源地。这一地区最晚出土青铜觶的墓葬为刘家庄北 M1046<sup>[2]</sup>, 在殷墟地区流行的椭圆粗体觶在此墓更加矮胖, 而圆形细体觶(M1046:22) 首次与粗体觶同时出现于一座墓中。但是随着商周王朝的更替, 此区的铜觶数量锐减, 并迅速由盛转衰, 成为西周时期出土铜觶数量最少的地区。

### (二) 豫西、豫中南地区

本区域青铜觶的分布北至荥阳、洛阳一线, 南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周代的“东土”研究》(项目批准号 13CKG013) 阶段成果。

抵信阳，西至灵宝，东达鹿邑。由于安徽颍上与信阳地区同处淮河流域，地理上也与豫东南毗邻，因此也将其归入本区，可视为本区最东南的一个点。目前已知属殷墟三、四期的铜觶主要见于信阳罗山、颍上王岗郑小庄，从已公布的材料来看，觶的纹饰相对简单。这一时期铜觶分布的主要特点是目前已知的铜觶都见于殷墟三、四期的族墓地，除了信阳罗山“息”族墓地<sup>[3]</sup>，其南的正阳县润楼“亚禽”族墓地<sup>[4]</sup>、荥阳小胡村“舌”族墓地<sup>[5]</sup>详细材料虽未公布，估计也会有铜觶的出土。本区域两周早、中期铜觶的分布范围较广，也有多个中心。相对发现较集中的有洛阳、平顶山和鹿邑三个地点，前者为西周东都成周所在，后两者均为西周封国所在地。洛阳地区的发现最多，时代上从西周早期早段到西周中期早段均有。平顶山地区的情况与洛阳地区比较接近。鹿邑地区虽然只发现了一座墓葬，但出土有5件铜觶，是本地区一座墓葬出土铜觶最多者。本区域此时期的细体觶相对略多，无盖觶占多数。纹饰相对简单，而且还有写动物纹的发现，多见颈部和圈足的装饰。本地区铜觶消失的时代在铜觶消失的下限，甚至在作为礼器的铜觶消失后，还有明器觶的发现。时代最早的明器觶就出在此区域（平顶山M210:7）<sup>[6]</sup>，数量最多的明器觶也出在此区域，平顶山应国墓地和三门峡虢国墓地都出土有多件明器觶。

### （三）海岱地区

本区域青铜觶的分布北到高青，南至苍山，东到黄县，西至济南。本区域明确属殷墟一至四期的铜觶主要见于鲁北地区，目前已知最早的铜觶也见于此地区，为1件圆形细体觶（大辛庄M139:12）<sup>[7]</sup>，鲁北主要见于潍坊、青州和济南三个地点，墓葬基本都有腰坑，青州苏埠屯还发现有殷墟以外唯一一座四条墓道的大墓。鲁南地区目前已知仅在滕州后黄村发现有1件粗体觶<sup>[8]</sup>。这一时期的铜觶多为粗体，纹饰相对较繁缛，有饕餮纹、夔纹等。铜觶在本区域的大量发现主要是西周早、中期，从西周早期早段到铜觶消失阶段均有发现。此时期的分布范围也有所扩大，并且各个地区都有中心。胶东半岛以黄县为中心，鲁北以高青、济阳为中心，鲁南以滕州为中心。而这几个中心区也都是西周的封国所在，黄县归城为莱国所在，高青陈庄为齐国的边防，济阳刘台子为逢国所在，滕州前掌大为“史”国<sup>[9]</sup>所在，庄里西为滕国所在。此时期细体觶明显较多，带盖粗体觶主要见于西周早期早段。粗体觶的纹饰相对繁缛，细体觶纹饰相对

简单，主要装饰颈部和圈足。滕州地区铜觶的组合比较保守，铜觶较多地与爵、觶搭配组成酒器的基本组合，这可能与前掌大墓地的商文化性质有关。

### （四）晋中南地区

本区域青铜觶的分布北抵灵石，南到绛县，总体都处于汾河流域。殷墟四期的铜觶只发现于灵石旌介一个地点，墓葬有腰坑，这也是已公布材料里晋中南地区殷墟晚期最北的一处墓地。出土的2件铜觶均为粗体，纹饰繁缛，1件还带有盖，另1件颈两侧有贯耳的特征比较少见。本区域西周早、中期的铜觶发现较多，但目前已知都集中在晋南的侯马地区。曲村和北赵晋侯墓地发现有7件，绛县横水M1发现有1件<sup>[10]</sup>，翼城大河口M1一座就出土有8件<sup>[11]</sup>。由于横水墓地和河口墓地的材料还未全面公布，这两个墓地可能还会有其他的铜觶。已公布的材料中细体觶占绝对优势，除大河口墓地出土的方觶外，其余纹饰多较简单，以云雷纹和弦纹多见。以上三个地点，曲村、北赵为西周晋国的封地，后两者或认为是隶属于晋国的怀姓九宗，或认为也是西周的封国。其中，晋侯墓地还发现有多件明器铜觶。

### （五）关中地区

灵台、崇信毗邻关中西部，其本身也是这一地带的自然延伸，只是现在行政区划上归甘肃，故也将这两个地点纳入本区域。因此本区域北达崇信，南到周至，西抵陇县，东至西安。所出铜觶的数量是所有区域里最多的，时代也非常集中，均是西周早、中期。中心有两个，一个为关中西部，一个为关中东。关中西部主要集中在宝鸡和周原两个地区，宝鸡地区细体觶略多于粗体觶，纹饰相对较繁缛，饕餮纹、夔纹、鸟纹有一定数量。周原地区墓葬发现较多，但已公布的材料中铜觶的数量还不及宝鸡地区，这可能与该地区墓葬被盗比较严重有关。其中，细体觶占绝对优势，简单纹饰装饰的数量相对较多。关中东部的铜觶集中发现于洋镐及其临近地区，其余如耀县等都是个别发现。这一地区也是细体觶数量较多，纹饰多较简单，高等级墓葬出土的铜觶纹饰相对比较繁缛。总体上，这一区域属于西周的王都地区。周原、洋镐为西周王都所在，宝鸡及以北的陇县、灵台、崇信、旬邑为周王朝的西部边境，归由不同的族群集团戍守<sup>[12]</sup>。此外，在此区域最东北的韩城梁带村墓地还发现有明器铜觶。

### （六）冀中南地区

本区域青铜觶的分布南到河北邢台，北达顺义

牛栏山,目前所见主要集中在北京房山。晚商时期的铜觶只发现了2件,均出在河北正定,时代为殷墟四期,形制为粗体,纹饰简单。其余均为西周早期者,时代非常集中,出土地点也集中在琉璃河墓地。其他地点只有邢台和顺义各出土1件。此时期粗体觶与细体觶的数量基本相当。粗体觶的纹饰较细体觶繁缛,但饕餮纹也只见一例,夔纹未见发现。M1193 偃侯克墓铜觶以同心涡纹作为主题纹饰在觶上者比较少见<sup>[13]</sup>。细体觶的纹饰多为素面或简单的弦纹、云雷纹。此外,本地区出土铜觶的墓葬等级较高,均为大型墓和中型墓,墓主为燕侯和中等贵族,8平方米以下的小贵族墓只有3座。邢台为西周邢国封地,琉璃河墓地为燕国初封地,牛栏山的“亚旻”族是西周时期活动在燕国的部族之一<sup>[14]</sup>。

### (七) 长江流域

本区域实际包括四川、湖北、湖南三个地区,除了湖北地区出土的铜觶数量较多外,其余两个地区都很零星。由于三个地点同属长江流域,故归纳在一起说明。湖北地区的铜觶分布在随州、武汉黄陂和江陵三个地点,随州地区出土的数量最多、也最集中,仅近年发掘的叶家山墓地已公布的就有10件。武汉黄陂鲁台山遗址发现有3件,江陵万城发现有1件。本地区铜觶的时代也比较集中,多数都属西周早期,只有随州羊子台1980年发现的墓葬和江陵万城墓出土的铜觶时代进入了西周中期偏早。形制上细体觶相对较多,江陵小臣觶盖、器间用一蛙形单节链相环联的形制比较具有特色<sup>[15]</sup>。纹饰上多较简单,包括粗体觶也多是云雷纹、弦纹这样的装饰,只有江陵1件饰夔纹。墓葬等级上既有大型墓,也有中型墓。四川地区只在彭县竹瓦街的铜器窖藏发现了2件铜觶,且均为粗体觶,纹饰相对繁缛,铭文为日名、族徽。湖南地区的铜觶也发现自窖藏,在湘潭老屋村窖藏出土了2件细体觶,均只在腰部饰云雷纹或小鸟纹,时代已进入了西周中期偏早阶段。本区比较特别的是,在一座东汉砖室墓还出土了1件,共出并摆放在一起的还有1件铜爵<sup>[16]</sup>,形制上均为西周早期偏晚的器形。总体上,这一区域都属于周王朝的“南土”,在四川一带有文献记载的蜀国,在江汉平原分封有汉阳诸姬,羊子台为周初疆国的封地,叶家山为曾国的封地,江陵应是其辐射范围。近年湖南宁乡发现有西周早中期的城址<sup>[17]</sup>,因此附近的湘潭应是其控制范围。此外,在长江流域的江西高安县还出土了3件春秋晚期自名为“嵩”的徐王觶,是为青铜觶的孑遗。

## 二、青铜觶分布反映的相关问题

通过分布地域以及区域特征变化的观察,我们发现其可以帮助分析青铜觶的族属,甚至在此基础上讨论商周王朝统治疆域的变化以及揭示铜觶的分期断代意义。

### (一) 青铜觶的族属

目前所见最早的1件青铜觶出现在济南大辛庄M139中,这座墓为典型的商系墓葬,而大辛庄遗址也是商王朝在鲁北的一个重要控制点。在殷墟二至四期,青铜觶基本都发现于安阳,主要分布在殷墟地区。《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殷墟是盘庚之后商王朝的都城所在地,铜觶主要发现于商王朝的都城,使我们很容易将其的族属与商文化的性质相联系。而殷墟出土铜觶的墓葬,等级从商王陵(墓道出土)到商王配偶,再到一般贵族,都有发现。也就是说凡有资格使用铜器者,其相应阶层的墓葬中就有铜觶的发现,说明殷墟地区铜觶的流行阶层非常广泛。此外,出土铜觶的墓葬,基本都有腰坑,绝大部分有殉人或殉狗的现象,甚至是小型墓,如殷墟西区77AGM793、殷墟西区69AGM907、大司空村53TSKM32这些墓葬面积在3平方米左右的,也都有腰坑。学界目前一般都认同腰坑以及殉人、殉狗的葬俗是殷人的传统,因此葬俗方面也支持铜觶为商文化系统铜器的判断。而在殷墟之外铜觶的分布,豫北地区的河南鹤壁、淇县都处在安阳周围,基本还都在商王朝的核心统治区内,即便冀中南区最北的河北正定也肯定在商王朝的“北土”以内<sup>[18]</sup>。信阳罗山“息”族墓地属晚商的一处族墓地,颍上王岗郑小庄与信阳地区同处淮河流域,以上两个地点都在晚商时期商王朝的“南土”范围之内<sup>[19]</sup>。海岱地区是商王朝重点控制的区域,苏埠屯四条墓道大墓的发现说明了商王朝对于该区域的重视。所以鲁北的潍坊、青州,鲁南的滕州后黄庄也都属于商王朝的直接控制区<sup>[20]</sup>。晋中的灵石旌介是铜觶在晚商时期分布最西的一个点,而灵石旌介墓地亦被普遍认为是与商文化关系非常密切的一处墓地,其性质为商文化的方国文化,而此地也为商王朝的西北边陲<sup>[21]</sup>。殷墟以外出土铜觶的地点都在晚商时期商王朝的统治区域以内,而这些出土铜觶墓葬的另一个共同点,即基本均有腰坑或者殉人、殉狗。所以殷墟以外出土铜觶墓葬的特点也与殷墟地区的情况基本一致。

综上,晚商时期铜觶多出土在王都殷墟,且流行阶层很广,同时出土铜觶的墓葬又都有腰坑,绝大多

数有殉人、殉狗。殷墟以外出土铜觶的地点，均为商王朝的直接控制区，甚至许多就出在族墓地之中，而这些墓葬同样多有腰坑或殉人、殉狗，为典型商系墓葬。因此，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基本可以肯定青铜觶的族属是商文化性质的，在晚商阶段，其使用人群是以殷人为主体的族群集团。

## （二）商、周王朝的统治疆域

商王朝经历了中商的过渡之后，在晚商阶段疆域范围明显收缩，目前已知在西方、北方、南方均是如此。在西方灵石旌介、浮山桥北即为西北边陲，在北方最远不过河北任丘，南方也收缩至河南的信阳罗山一带。商王朝在晚商时期唯一未放弃的只有东方，特别是鲁北地区。为控制环渤海沿岸的盐业生产，苏埠屯墓地还有四条墓道的大墓。而青铜觶在晚商阶段的分布，也都落在了商王朝的统治范围之内，甚至一些铜觶还出土在商王朝的边陲墓地。由于铜觶的商文化性质，似乎也可以说铜觶的出土还可以在将来帮助我们判断商王朝的疆域，即时代明确为晚商阶段的墓葬如果出土铜觶，那么商文化很可能就到达了这里。

在进入西周后，青铜觶的分布范围大大扩大。在西方穿过晚商阶段未见遗址发现的洛阳盆地，进入了关中地区，最远到达了陇县、崇信一带。在北方到达了此前围坊三期文化控制的京津地区，在北京的房山琉璃河、顺义牛栏山都有发现。在南方突破淮河一线，深入至长江流域，在四川盆地、江汉平原，甚至更南的湘潭都有发现。在东方迅速覆盖商王朝的原统治区域后，突破了晚商时期商文化与土著文化长期对峙的潍河，进入了胶东半岛。《左传·昭公九年》记载：“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青铜觶的分布似乎又与周王朝的统治疆域相合。文献记载，在周初周王朝推行封建制，“封建亲戚以屏周”。关中地区的沔镐、周原地区是西周的王都所在，洛阳是东都成周所在。在成周以西，即是周王朝的“西土”，这里周初分封的有晋国，近年发现的还有邰伯、霸伯墓。“北土”分封的有邢国、燕国，“南土”分封的有应国、蜀国、噩国、汉阳诸姬以及考古发现的曾国。“东土”分封的有鲁国、滕国、齐国、莱国和考古发现的“史”国。此外，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还被学界认为是微子启在周初的封国。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青铜觶在周初分布范围的扩大是伴随着周初的分封，周人将铜觶，特别是细体觶迅速推

广至各个封国以及统治区域。同时，文献记载周王朝对于殷遗民的统治政策是分而治之。如《左传》记载的周初分鲁公以殷民六族、分康叔以殷民七族，克盂、克罍铭文记载的成王授偃侯克以“事燕六族”等，而这些在考古发现中也都得到了证实。我们可以看到，西周时期许多出青铜觶的墓葬都是有腰坑，或者殉人、殉狗的<sup>[22]</sup>，因此西周时期青铜觶分布范围扩大的另一原因是殷遗民随着周初的分封，将殷人使用铜觶的习俗带至各个地区。因此，铜觶在西周范围的扩大也体现了分封制的影响。同时，与晚商时期分布的对比也能体现商、周王朝不同时期统治疆域的变化和国家统治模式的异同。

## （三）青铜觶的断代意义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在晚商阶段，商王朝在统治疆域收缩的情形下，在殷墟三、四期才大量地流行的铜觶只见于商王朝直接统治的疆域，且主要流行于王都殷墟，还未及向外产生影响商王朝就已覆灭。同时，在晚商时期青铜觶在组合中的地位始终高于觶的情形也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这种传播。而在进入西周后，随着周初的分封，铜觶被分封到各地的殷遗民带至各地。此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周公在成王“六年制礼作乐”之后，“周礼”开始确立，流行于殷墟三、四期的粗体觶开始受到“冷落”，而与铜觶形制接近的细体觶大量流行，这种流行的态势在王畿地区体现的尤其明显。铜觶，特别是细体铜觶开始取代铜觶在组合中的地位，与爵配对成为酒器的核心组合。这种对于细体觶地位的推升促使铜觶迅速向各个地区扩散，并在西周早期偏晚阶段基本确立了铜觶在酒器组合中的核心地位。而目前已知西周前期<sup>[23]</sup>在积年并不超过晚商时期的情况下，铜觶的数量明显超过晚商也可说明这一问题。所以铜觶，特别是细体觶在西周的大量流行与商、周王朝更替引发的器用制度变化有着一定的联系。

所以，通过以上可以看出，铜觶在商王朝疆域以外地区的发现，即预示相应遗迹单位的时代进入了西周。特别是在晚商阶段数量较少，而在西周前期大量流行的细体觶在商王朝疆域以外墓葬的出现，一般都说明该墓葬的时代是西周前期。

## 三、小结

青铜觶的分布，西到四川成都，东至山东黄县，北到北京牛栏山，南达湖南湘潭，处于一个相对广泛的分布范围。为讨论相关问题，我们将其划分为豫北地区、豫西豫中南地区、海岱地区、晋中南地区、

关中地区、冀中南地区、长江流域七个区域。在这七个分布区内，既可看出各区域横向的差别，又能洞察出纵向的动态变化。

在晚商，铜觶的分布集中在王都安阳殷墟，这里出土了这一时期的绝大多数铜觶。而在安阳以外地区，铜觶都出土在已知确定的商王朝直接控制区域，如鲁北、冀南。同时，此时期出土铜觶的墓葬又基本都有腰坑、殉人或殉狗这样典型的商文化葬俗。因此，青铜觶分布的这一特点将其族属锁定在了商文化性质上，这也与青铜觶铭文方面的研究结果相合<sup>[24]</sup>。进入西周后，青铜觶的分布在西方进入了关中地区，最远到达了陇县、崇信一带。在北方到达了此前围坊三期文化控制的京津地区。在南方突破淮河一线，深入至长江流域。在东方迅速覆盖商王朝的原统治区域后，进入了胶东半岛。青铜觶在依然流行的同时，分布遍及了西周王朝的主要封国。在商、周两个时代，铜觶的分布范围与商、周王朝的疆域基本吻合。但是，在进入西周后，还是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此前只零星发现的细体觶大量流行，并开始取代觶在核心组合中的地位。这种情形，从形制上看，当与细体觶与觶形制接近，而铜觶形制向细高极端发展，已不适合与爵配对，觶自然而然取而代之有关。但更深刻的原因可能是商、周王朝更替引发的铜器器用制度的变化。成王六年周公“制礼作乐”之后，真正的“周礼”开始确立，觶的变化恰是这种礼制文化变革的体现。而通过商周时期青铜觶的以上变化，我们似乎还可得出如下结论：铜觶在商王朝疆域以外地区发现，即预示相应遗迹单位的时代进入了西周。特别是在晚商阶段数量较少，而在西周前期大量流行的细体觶在商王朝疆域以外墓葬的出现，一般都说明该墓葬的时代为西周前期，即青铜觶具有分期断代以及商周分界的意义。而本文之所以分析青铜觶的分布，主要也是利用分布特点先论定铜觶的族属，然后讨论分布反映出的商周王朝疆域的变化，最后在以上分析基础上得出其在分期断代以及商、周分界上的意义。

## 注释：

-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刘家庄北1046号墓》，《考古学集刊》（第15集）。
- [3] 信阳地区文管会、罗山县文化馆：《河南罗山县蟒张商代墓地第一次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第2期；《罗山县蟒张后李商周墓地第二次发掘简报》，《中原文物》

- 1981年第4期；《罗山天湖商周墓地》，《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罗山蟒张后李商周墓地第三次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8年第1期。
- [4] 刘文阁等：《河南正阳润楼商代墓地》，见《2009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0年。
- [5] 贾连敏等：《河南荥阳小胡村晚商贵族墓地》，见《2006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7年。
- [6]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平顶山应国墓地I》，大象出版社，2012年。
- [7]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大辛庄遗址139号商代墓葬》，《考古》2010年第10期。
- [8] 滕州市博物馆：《山东滕州市薛河下游出土的商代青铜器》，《考古》1996年第5期。
- [9] 曹斌：《前掌大墓地性质辨析》，《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2期。
- [10]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8期。
- [1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河口墓地联合考古队：《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考古》2011年第7期。
- [12] 曹斌：《宝鸡石鼓山三号墓研究》（待刊）。
-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考古队：《北京琉璃河1193号大墓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1期。
- [14] 曹斌：《西周燕国的部族和社会等级》，《考古与文物》（待刊）。
- [15] 李健：《湖北江陵万城出土西周铜器》，《考古》1963年第4期。
- [16] 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衡阳苗圃蒋家山古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6期。
- [17]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宁乡炭河里西周城址与墓葬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6期。
- [18] 刘绪：《商文化在北方的进退》，见《夏商周考古探研》，科学出版社，2014年。
- [19] 曹斌：《从商文化看商王朝的南土》，《中原文物》2011年第4期。
- [20] 刘绪：《商文化在东方的拓展》，见《夏商周考古探研》，科学出版社，2014年。
- [21] 刘绪：《商文化在西方的兴衰》，见《夏商周考古探研》，科学出版社，2014年。
- [22] 带腰坑的墓葬虽然不能全部指定为殷遗民的墓葬，如宝鸡茹家庄BRM1、大河口M1，但绝大多数可以认定为殷遗民之墓。
- [23] 大约以恭王为界，将武王至恭王这一段称为西周前期，其后为西周后期。
- [24] 曹斌：《青铜觶铭文研究》，《文物春秋》2015年第3期。